

编者寄语

《黄河的注脚》,描摹诗意的长河,既是对黄河的赞美与敬仰,也是对人生的思考与领悟。

站在黄河岸边,望着滚滚奔流的河水,心中涌动无尽的感慨。

王维与黄河,一个是诗坛的巨匠,一个是自然的杰作。他们的相遇,成就了王维的传世佳作,也让黄河愈加诗意盎然。

《平凡日子里的光亮》,结缘写作,心里便像有了星辰大海。人们在这个硕大无比的乐园里畅游,尽情倾诉劳动者的苦与乐,悲与欢。

《相伴40年》,弹指一挥间,有的写作者与《宁夏日报》相伴的日子已近40年,幽幽墨香,始终伴随……

人们总会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,感受着心灵的寄托与慰藉。即便很多时候,那些事物并不在身边,却始终在眼前。

就像,无论是否看到,月亮都在那里。《明月直入,无心可猜》,出自李白的诗作《独漉篇》。可以理解为,一束明亮的月光照入室内,可鉴我光明磊落的情怀,真是无隙可猜。

夜空之中,皎洁的明月高悬,光芒照大地,无须任何媒介,也没有遮挡。直观的、无阻碍的美,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纯净。

当我们学会放下烦琐的事务和杂念,用心去感知自然之美时,就能体会到“明月直入”的境界。借此,感受到生命的纯粹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“明月直入,无心可猜”,这句诗意象简洁深邃,似一幅宁静清幽的心灵画卷。

明月是纯净无瑕的,自然之美未经雕琢,不需要任何修饰,却能直击人心。面对诱惑和困扰,很多人难以保持内心的宁静。“明月直入”提醒人们要像明月一样直接面对自己的内心,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欲望和追求,不被外界所左右,秉持坦荡的人生态度。

“无心可猜”,是对人性情感的洞悉。当一个人的内心纯净无瑕,没有过多的杂念和欲望时,就会变得真诚坦率,不用猜测和揣摩。情感的真实流露,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的基础。

明月光芒永恒,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或消失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永恒的,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贬值或消失。

像明月一样,以坦荡、明亮、无私的态度去面对一切,领悟活着的深层价值。像明月一样,不断地超越自己,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,享受到生命的宁静。

N 岁月

在微信朋友圈刷到《宗师列传·大唐诗人传》(第三期)短视频,主人公王昌龄,取景地沙坡头,央视策划拍摄,“宁夏时间”剪辑制作。眼前一亮,转发,并附言:满屏诗和远方。

网络时代,心头一动,手指一点,文图上传,说出去的话,泼出去的水。即刻,有外地的朋友发来微信,说王维《使至塞上》的再穿越,被中卫沙坡头“抢注”了。我回复说,唐人王昌龄,王维与我等皆为黄河的孩子,沿着同一条河流,做着不同的注脚。

按照现今的职业划分,王昌龄称得上大唐“战地记者”,写下了众多著名的边塞诗。王维著名诗句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我在西北多个地方见到过。大漠长河依旧,孤烟不再,落日常有,都要贴这两句标签。从文旅角度说,大家争的是文化软实力与市场号召力。

中卫是我的故乡,从个人情感出发,我更倾向于王昌龄随军征战到过沙坡头,王维在此地写下了《使至塞上》。沙坡头拥有世界垄断性文旅资源,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尽头,又是黄河冲出高山峡谷孕育生命的源头,“两头”搭界,天地也会为之动容。冠以“诗家天子”的王昌龄,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的王维,身临其境,不写诗不可能,格局不大更是不可以。

都是黄河的孩子,谁不深爱自己的故乡呢。记得儿子上初中时,学校布置了一项假期作业,与家长一起参加社会实践,设计制作文图《故乡》。父子根据文字记载,由先祖从江苏南京落户甘肃皋兰什川,后到靖远,再到宁夏中卫,沿河北上,抵达银川,设计了寻根路线图,基本上循着黄河大江一路迁徙,开枝散叶。故乡在哪?在我心目中,黄河流经的地方,都是我的故乡。

我曾供职的报社,主办全国党报总编辑塞上行活动,一众客人到了沙坡头,看见沙山与黄河就兴奋,脱掉鞋子,光了脚丫,一个接一个飞滑下去。有人误操作滑沙板,几个跟头脸朝下,头脸挂满了沙粒,不露怯,也不懊恼,一连串开怀大笑后,索性扯展了身子,在沙世界里滚烫一把。

N 百姓故事

写作改变命运

□ 赵振学

上世纪80年代初,有一天,我心血来潮,写起了“稿子”。被编辑改得几乎重写了一遍的稿件,很快在《宁夏日报》发表了。

那时还是手写稿,在草稿上写好了,然后工工整整,抄在方格稿纸上,到邮局寄出。初稿的发表,大大提高了我的信心,便接二连三地写了下去,并且一不小心,蝉联三年宁夏日报“优秀通讯员”。

依稀记得,当时发展变化很大且快,固原变化喜人,《宁夏日报》在二版开辟了“山区建设”专栏,专门宣传报道中南部同心、固原旱片带地区发展变化的典型事迹,反响颇大。我写了《他把顽石变成宝》《李总管二三事》《要重视墓地占用耕地的现象》《刹刹

农村大要彩礼风》等稿件,为火热、骤变的生活鼓与呼,配合当地工作,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,受到好评。

当时,我有幸以“优秀通讯员”的身份,通过推荐、审核、考察、考试等一系列程序,被招聘为一名乡镇招聘干部,成为“公家人”,吃上了“公家饭”——为党报写稿,竟然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往后的日子,我倍加珍惜,勤勤恳恳,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,荣誉证书挣了几箱。工作之余以《宁夏日报》六盘山文艺副刊为师,每期必读,学习、写作文学作品,发表了一些散文、诗歌作品,这是多么宝贵的收获啊,感恩党报!

N 流年

相伴40年

□ 张丽华

弹指一挥间,与《宁夏日报》相伴的日子已近40年,幽幽墨香一直伴随着我。

至今还记得最初阅读《宁夏日报》的情景。当年,住在煤炭矿区,邻居是教育科教师,他们跟我很好。邻居每天下班都带回一沓报纸,在邻居的熏陶下我爱上读报。《宁夏日报》每一个版面都刊发有知识含量的短文,口语化、大众化、接地气的表达,实实在在写出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,让人赏心悦目的同时增长知识。那时的《宁夏日报》每天只有四个版,六盘山文艺副刊版面图文并茂,刊登精美的散文、诗歌、杂文、微型小说、文学评论、美术作品等。后来报纸越来越厚,彩页增多。每当拿到新报,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,迅速徜徉于精美的文字与诗意的语言里,那份感觉真是

N 后花园

平凡日子里的光亮

□ 艾兰芳

上世纪80年代末,我的第一篇处女作《枣乡》发表在《宁夏日报》副刊上,抒发了一个枣乡人对红枣的一腔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

结缘宁夏日报,心里便像有了星辰大海,在这个硕大无比的乐园里畅游,尽情倾诉一个劳动者的苦与乐,悲与欢,开启了我的人生,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。只要发现别人在《宁夏日报》副刊上发表的文章,我认为好的都收藏,收藏了厚厚的一摞子,虽然有的报纸已经发黄,有的皱皱巴巴的,我都视为珍宝,因为那是我心头的白月光,我心中的

大海星辰啊。

后来忙于生活的琐碎事情,停笔一段时间。2021年12月,我又投稿散文《麦地》给《宁夏日报》副刊,编辑辛勤修改,精心打磨,发出的文章就像一块朴朴的玉出土了,熠熠生辉。作品《麦地》刊出来,有位文友还写了评论“寡母的劳苦,幼子们的希望,全在金色的麦穗,质朴的文字,诠释生命的真谛,这是汗水、泪水、水浸泡着的文字,读完心酸甜苦辣,五味杂陈!”

2023年12月,经编辑多次修改,我在《宁夏日

报》副刊发表了散文《雕工》,写的是英雄的人民战胜困难,筑河堤坝的雕工精神,这篇文章的刊发让我受益匪浅。编辑老师在修改处做了红色标记,一句句,一行行,从字词句到语言的表达,段落层次及文章的立意精心修改,并将改稿的原始底稿截图发给作者群内讨论学习,让浮躁、急于求成的心安静下来。

我诚恳地接受编辑老师的精心指导,文章语言变得精练、大气了,故事精彩了,读起来朗朗上口。我很惭愧,作为《宁夏日报》副刊的一个老作

者,我终于知道做编辑是一项多么辛苦的工作,倾注了多少心血,多少关爱与温情,像一个辛勤的园丁,栽培树苗、精心剪枝、浇灌,历尽风霜才能茁壮成长,让文字生命从一块酸涩的粗石蜕变成闪闪发光的美玉绽放光芒。

作为一个写作者,我努力写作,像握紧一柄谋得幸福的工具,雕琢自己的翅膀,软化生活的僵硬与悲欢离合,雕刻如歌如泣的英雄,讴歌平凡劳动者奉献精神,让灰暗的日子闪闪发光。

《宁夏日报》副刊对普通作者的人文关怀,像一束光照亮前方的路,我才有后来在其他杂志发表作品、入选多种版本,并在全国作品大奖赛中得奖的机会。

《宁夏日报》六盘山副刊与创作者水乳交融,令人十分感动,这也使我们更加相信,为人民发声的报刊才大有作为。

黄河的注脚

□ 魏邦荣

见黄河看见人,高兴一下,调皮一把,是可以理解的。那时曾想,做个火车司机也挺好,载客拉货,不愁吃喝,穿越大山大漠,跨过大江大河,不怕风吹雨打日晒,呼噜着把一切烦恼甩在身后,一路满眼是风景。

而立之年,转行做了记者,多次到沙坡头采访,更加感觉这里是个大气魄的地方,有挖不尽的新闻富矿。自己扎下的麦草方格,会不会被一场大风吹跑。暴风雨过后,躲起来的小生命,是出门寻找伴侣还是独自迁徙他处。跟随科研专家徒步前往沙漠腹地,头上炙烤,脚下热烫,看一株外来的植物,在新家繁衍生息。黄河之侧的荒漠绿电,跨越万水千山,输往长江以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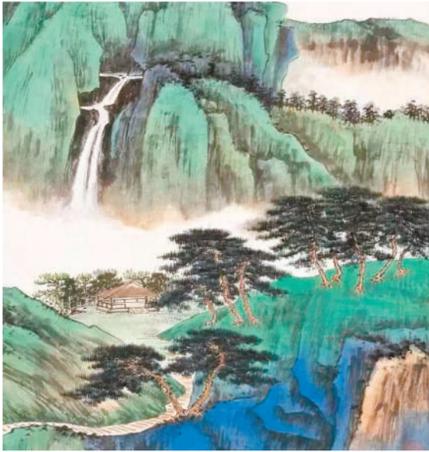
夜晚,与治沙工人闲聊,又担心搅扰了他们的睡意。独自漫步河滩,人声散尽,汽笛悠远,穿行于绵延沙山之上的火车,如缓缓划过天际的流星,驶往浩瀚深邃的远方。白天暴躁的沙漠,此刻把自己按伏于巨大的安静里,欲让世界听见一条河流的叹息。

一边是汹涌的沙漠突然收住了双脚,一边是倔强的生命果敢伸展了双臂,大河,大漠,铁路,远山,星空,田舍,自然与人文的对话,握手,既惊心动魄,又心平气和。

曾与我共事一个部门的新闻前辈杨兆兴,采写了报告文学《沙坡头·世界奇迹》,讲述当地人创造麦草方格,治沙护路、保护黄河的故事。退休之后,他一次次往沙坡头跑。这里的科研人员不断探索,从藻类、地衣、藓类结皮中,提取微生物,人工培养,制成试剂,喷洒在麦草方格内的沙子上,以形成土壤结皮,通过“生物地毯”保护荒漠生态。这里从来不缺新鲜的故事,缺讲故事的人。

河段上的大风景,我以为只在北岸的沙坡头,在渡黄河遭遇了一场沙尘暴后,重新认识黄河,查阅相关资料、文史资料,才得知南岸七星渠渠口看似平淡的河面下,竟然流淌着足以惊掉我下巴的奇崛。

说到七星渠,人们大多只知道它的古老,开凿于西汉。说它在四川有个“堂兄”,叫都江堰,估计



诗意山水

谢雅柳

N 灵犀

有心的人做走心的事

□ 李博颖

秋日午后,阳光正暖。忙于准备稿件的我,无意间听说宁夏日报社正在筹划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刊,此消息让我深感欣慰,果真是有心的人做着走心的事。

说来,我与《宁夏日报》六盘山副刊结缘是近几年的事。我参与新闻工作已经10年,除去岗位调整,前后撰写的新闻稿件超800篇,可文学类的稿件写得并不多。由于每天忙于工作、家庭、孩子的养育等事,时间精力太过有限,我不到夜深人静、心无挂碍是不愿提笔的。即使有多年来积攒下的作品,也很少参与投稿,但往往是那少有的发表经历,却让我深刻体会到《宁夏日报》六盘山副刊编辑老师和一众工作的同志们,是怎样做着走心的事。

我的散文《我的奶奶宋绿叶》成形成于2021年4月,当时临近奶奶去世一周年的日子。我自幼由奶奶抚养长大,她老人家去世时正值疫情暴发初期,而我也正是产后月子期间,任凭身在异乡的我彻夜痛彻心扉、泪流不止,也无法见她老人家最后一面,这成了我内心无法了却的遗憾。此稿则成了我痛定思痛后,对奶奶生平记忆的总结与回想,成了我抚慰心中遗憾与自责的寄托。

在得知此稿的创作背景后,《宁夏日报》六盘山副刊编辑老师第一时间对稿件内容进行了了解,在确认稿件符合刊发要求和标准后,表示会尽量在奶奶周年祭前后刊发。得知此消息,我无比感动与感激,没有想到,素不相识的编辑老师竟然能有心给予我如此的安慰与温暖,竟然能将工作干得如此有心又走心,这是何其的难能可贵,又多么值得同样干工作的我和其他更年轻的同志学习。

2021年4月28日,《我的奶奶宋绿叶》经编辑老师反复修改,发表在六盘山副刊的版面上。当时坐在赶往老家的车上,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电子版面,我的眼泪在车子的颠簸中一颗一颗地落下来。

者,我终于知道做编辑是一项多么辛苦的工作,倾注了多少心血,多少关爱与温情,像一个辛勤的园丁,栽培树苗、精心剪枝、浇灌,历尽风霜才能茁壮成长,让文字生命从一块酸涩的粗石蜕变成闪闪发光的美玉绽放光芒。

作为一个写作者,我努力写作,像握紧一柄谋得幸福的工具,雕琢自己的翅膀,软化生活的僵硬与悲欢离合,雕刻如歌如泣的英雄,讴歌平凡劳动者奉献精神,让灰暗的日子闪闪发光。

《宁夏日报》副刊对普通作者的人文关怀,像一束光照亮前方的路,我才有后来在其他杂志发表作品、入选多种版本,并在全国作品大奖赛中得奖的机会。

《宁夏日报》六盘山副刊与创作者水乳交融,令人十分感动,这也使我们更加相信,为人民发声的报刊才大有作为。

六盘山副刊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: nxrbjps@126.com